

时代握在我们手里，对的，错的，漫山遍野全是我们的。即便遭人批评，辱骂，即便将来的一切烟消云散，归绚烂于平淡，可这一刻也是好的；

这一瞬间是我们的。

我的年代

女性新感觉

魏微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我的年代



女性新感觉

魏微·著

·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的年代 / 魏微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
(女性新感觉丛书)

ISBN 7-5306-3908-0

I. 我… II. 魏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310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 字数 193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5000 册

定价: 17.00 元

总 序 ■

女性散文写作是值得关注的。这里说“值得”，并非女性散文缺乏关注。相反，近些年，无论是媒体，还是批评界、出版界，对于女性散文的热情，异乎寻常地高涨。这一方面由于女性散文写作在9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，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；另外，也无可否认价值规律在其中的作用。市场经济原则，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，多数媒体关注的只是进入时尚视野的女性散文，或者反过来，以女性散文为酵母来制造时尚。这就给读者造成一种假象，似乎时尚写作是女性散文的一个主要倾向。由此，也引发过一些争论。其实，从生存地位和话语指向来考察，女性散文本质上呈现出的往往是非时尚的、边缘化的状态，女作家的视角常常自然地倾向于个人的、非主流的层面，因而也就比较多地带有创新意味。

当文学话语大量地重复着一个声音的时候，女性散文却可能异军突起，独领风骚。这当然需要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比较和考察。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起，当时的文学时尚或者说时代主题是伤痕文学，表现在散文写作上，则多着笔于缅怀“文革”中遭迫害故去的亲友，矛头指向和政治思想战线上对于“四人帮”的清算是一致的。而在一片同声共愤的檄文中，两篇出自女作家的散文却不落窠臼，不同凡响：张洁的《拣麦穗》（1979）和丁玲的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（1980）。两篇散文视角独特，个性鲜明，预示着散文的复苏不会重复原来的路数，完全附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。其后的女性散文时有自己的声音发出，虽然微弱，总是能穿透强势话语的障蔽，长久地在读者中引起共鸣。

也有论者认为，文学创作不应以作者性别不同区别论之，写作题材、表现手法、艺术特色的取舍，均系个人行为所致，与性别无关，否则就是男女不平等，就是对女性的歧视。窃以为，男女不同，天造地设，强调区别，正是达到平等的前提。与其他事业一样，在文学写作上，男性与女性各有自己的优势，和而不同，优势互补，才适于平等发展，共同进步。

2002年，策划“后散文文丛”时，意在集中展示在语言意识和表现形式上，现代感较强的青年作者的作品，对作者性别并无规限。不料遴选下来，六位作者都系男性。当时以为，终是自己偏于一隅，视野窄狭，被视为重男轻女也是不冤的。后询之一位居京女作家，她说，在散文的创新意识上，女性和男性确有不同，男性作者多着眼于语言和结构的变化，女性作者多看重在日常生活的感觉上出新。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也如释重负。记得冰心先生在《〈关于女人〉后记》中，曾假托男性的口吻解读女人：“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，有感

情有理性的动物。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,反应得更迅速,表现得也更活跃。因此,她比男人多些颜色,也多些声音。”冰心这里首先提到的也是女性“感觉更锐敏”!由此萌发了编辑“女性新感觉丛书”的念头。

“新感觉”一词,读者大约并不陌生。上世纪20年代中,日本文坛曾出现以横光利一为主将的新感觉派小说,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只存在了四五年,他们的艺术追求对于后来的文学,包括中国文坛,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。从世界范围论,着重表现人的主观感觉、主观印象并未标以“新感觉派”名号的文学作品,不在少数。而相对于小说来说,诗歌和散文更长于此道。本丛书借用“新感觉”一词,和八十年前的新感觉派并无瓜葛。人的感觉是和外界接触时第一个鲜活的呈现,具有无比生动的活力和可塑性,实在是文学值得关注 and 开掘的富矿。感觉的产生可能是天然的,表现感觉却需要艺术的把握。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这两句古诗既传达了一种感觉,也表现了感觉传达的困难。这种极欲表现又极难表现的两难情境,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恰当的艺术空间,应该产生出优秀的作品。

本丛书以感觉锐敏的女性作家为创作主体,以长于表现感觉的散文作为艺术载体,意在为这一类作家和作品搭建一个平台,日后有幸壮大,逐渐形成一个流派,也是说不定的。还要补充一句,正像时尚散文不是女性散文的全部,新感觉散文也并非女性散文的主体。对于各种有创新意义的女性散文,我们将继续关注。假以时日,也许还会有“女性新思维”、“女性新视点”等等丛书问世。请读者拭目以待。

谢大光

2003年7月24日

目 录 ■

时代掠影■—————001

1988年的背景音乐(003) → 《读者文摘》的气味(011)
→ 通往文学之路(019) → 八十年代(030) → 成长1984
(034) → 小城(046) → 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(053)

长大成人■—————063

人贩子(065) → 丑小鸭(068) → 青春期轶事(071) →
妹妹与我(076) → 哭(085) → 我们这样长大(087) →
梦境(091) → 自恋(093) → 苏菲·玛索的成长(095)
→ 几封信(099)

男女之间■ 111

婚姻(113) → 女人(116) → 煞风景(118) → 幽默(120) → 流氓(124) → 爱情(128) → 一个妓女的暮年(134) → 父女之间,母子之间(137) → 与性别无关(140)

城市的浮光■ 145

看得见风景的阳台(147) → 何谓感伤生活——以南京为例(150) → 跟踪(158) → 街景(162) → 午夜里的露天小吃(165) → 贴身的南京(169) → 太平南路上的男人(173) → 死(177) → 卖报的男人(181) → 北京印象(184)

阅览室■

189

波尔多开出的列车(191) ➡ 第三河岸(198) ➡ 算了吧
(202) ➡ 书斋生活(206) ➡ 理想的职业(216) ➡ 写
作与生活(219) ➡ 张爱玲(221) ➡ 一个人的写作
(224) ➡ 关于小说的一些话(231) ➡ 市井的声音——
《佛山文艺》小说点评(238) ➡ 我喜欢的理由——《佛山
文艺》小说点评(245) ➡ 顾前与《萎靡不振》(252) ➡
写作者黄梵(255) ➡ 天堂里人来人往(258)

后记■

260

时代掠影

SHI DAI LÜE YING

1988 年的背景音乐

1988年来了。

关于这一年,有很多背景性的记忆,大的不说,只说流行音乐和文化方面的,比如崔健。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音乐怎样响彻在1988年的中国上空,以至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整个一代人的成长,我至今也不甚明了。暴躁,愤怒,迷茫,人文关怀,理想主义,政治波普……这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

崔健很聪明,他把着时代的脉搏,就像医生一样,问问家里的情况,平时饮食怎样,甚至开两句无关痛痒的玩笑。他知道病根在哪里……可是他突然间发怒了,简直莫名其妙。人们受惊吓了,人们从未遇见过这样的“医生”,他年轻,体力旺盛,曾有过热情和理想……他也许在说,我也是个病人,和你们一样,我不幸福,每天受到伤害。

他需要被关怀,他像孩子一样委屈,他的思想脉络清晰,他的话语无厘头。毫无疑问,这是个极具魅力的年轻人。他是幽默的,嬉皮的,可是他拎得清,冷不防说了句玩笑话……可却是真话。青年人激动了。只有他们能理解崔健,把他奉为圣贤。从前,这一代孩子也是老实巴交的,听话,温良,顺从,如果时代不变迁,他们大抵是要读着马列主义长大的。可是这中间经过缓慢的成长,革命,旧思想的死与衰亡……一下子到了八十年代。

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理解八十年代,它就像幸福,像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幸福从来是用作回忆的,幸福不是现在时,从来不是。

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理解八十年代,它就像幸福,像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幸福从来是用作回忆的,幸福不是现在时,从来不是。

各种新思潮来到了八十年代,卡夫卡,萨特,康德和叔本华……挤满了中国青年略嫌单纯稚嫩的头脑。他们不满足了,开始反思,批判。是啊,谁都知道反叛能带来快感,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,远离平庸。——做一个思想者,做一个受伤的时代英雄,这是何等有面子的事啊。

我们权且不问他们为什么反叛,为什么迷茫、不快乐,就当是青春期的体力发泄吧。无聊,想使坏,总得找一个强有力的借口,那就是时代吧。

这个时代充当了冤大头。一个健康活泼的年代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难免的,而崔健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启蒙者。他是个急先锋,他手里扛着时代的旗帜,他说,不是我不明白,这世界变化快。

他当然是明白的,我们以为他不明白,所以我们激动了。在这样一个时代,你只要发出一声异质的呐喊,你说你不明白,你有很多疑惑,你迷茫,这准不会有错。这会被视为时髦,引来群龙呼应。

崔健就这样传至1988年我的家乡小城。常常在校园里,我们看见一些男生趿着拖鞋,端着瓷碗走往食堂的路上,唱起了《一无所有》。他们干吼了一声唱道:我告诉你我一无所有,我要让你跟我走……

我倚在廊柱上听着,微笑着,我以为自己是心领神会的。

我也喜欢崔健的另一首歌,叫做《从头再来》,至今也未听过,只是无意间从一个女同学带来的一张磁带纸上看见了这首歌词,欢喜不已。我把它抄在一个新皮面本的首页上,每天看上一遍,把它当诗读。现在,皮面本早就丢了,可是歌词还记得两句,大意是这样:

在这样一个时代,
你只要发出一声异
质的呐喊,你说你
不明白,你有很多
疑惑,你迷茫,这准
不会有错。这会被
视为时髦,引来群
龙呼应。



我脚踏着大地,我头顶着太阳
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……

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。一个大时代里的平民英雄,有着罕见的孤独豪情,可是也只剩下了豪情。

那时我们还来不及触及罗大佑,在稍后的几年,听到他的《恋曲1990》,也许我应该更喜欢罗大佑,因为他的温文。他是忧伤的,可是我不喜欢忧伤。我自己就是忧伤的,骨子里有着难以遏制的小资情调。自己也意识到了,很不好意思,总是立意纠正着。

我们每个人都是忧伤的,可是忧伤没有用处。

人是个体的人,而
时代是不负责任的。

我喜欢有用处的东西,物质的,看得见的,日常生活的。在这一点上,我和八十年代是格格不入的。我也不以为自己属于八十年代,我在九十年代长大成人,形成了那个年代里所特有的重实利,自私,靡顿。有一些道德良知,要面子,做起事来优柔寡断。经过十年的狂躁发展,社会稳定了,虽也在向前走着,可是老实了许多,人不再是狂妄自大了。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弱小,处事谨小慎微。

我想这是对的,永常的人世恢复了它应有的面貌。

我未尝不知,把人和时代放在一起分析,颇为牵强。人是个体的人,而时代是不负责任的。我始终认为,时代是虚

妄的,每十年一个时代,虽车轮滚滚地向前跑着,可是再隔三五十年回头看,时代又回来了,新的一茬人,新的楼房,旧的时装样式,似曾相识的生活习性,旧思想……这其中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,源远流长着,在新时代里换了一副和善面孔,卷土重来。

说起1988年的流行音乐,我们也听齐秦和王杰。——这也许是稍后两年的事了,我不记得了。内地的听郭峰,五月歌咏会的时候,合唱《让世界充满爱》,全班同学站在舞台上,统一服装,男生白衣黑裤,女生白衣黑裙,一首歌唱得花样繁多,先是由两个男女生领唱,然后合唱,交叉唱,还要晃着身子,形成一种参差之美。

我那时已经不天真了,总觉得这类做派让人汗颜。不过我还是合作的,张着嘴,只是不发出声音。我嗓音低沉,不清脆,听起来不像女生。初三那年,语文老师让女生们朗诵课文,再由男生朗诵,最后他总结道,女生的声音清脆,像潺潺流水。我不由得想到了小便的声音,听来也不过如此。

我想我是自卑的,我是最无个性的学生,长相平庸,成绩也不出众。整天精神涣散,身体处于游离状态。我希望所有人都忘掉我的名字,走在人群里立马就消失。我很听话,厌恶户外活动,课间操能逃则逃。下课时竟懒得上厕所,总是伏在桌上睡觉。我很少说话,同桌的一个女同学也不爱说话,整整一学期,我们沉默着,呆坐在课桌旁,就像陌生人。

这是早些年事了,到1988年,我的性格略有变通。我开始和人交谈,有三五个好友,一起讨论人生、理想等方面的问题。我常常皱着眉头,对人事我有自己的思考,我意识到了,心里很快乐。我们也看电影画报,从上面得到零星的流行元素,哪个女演员漂亮,哪个女演员有气质。

那时候,我们已注意到“气质”这个东西。什么是气质呢,我们也说不清楚。我们说,刘晓庆是漂亮的,可是潘虹和陈冲就有气质。我们喜欢气质。我们看她们怎样穿衣服,怎样搭配,一点点牢记心间。在不久的将来,这于我们是有用的。

我们也搜集明星贴纸,从校门口的小摊贩手里一买就是五六张,有张国荣,刘德华,张曼玉,刘嘉玲……把他们粘在课本的封皮上、扉页上。我们尤其喜欢林青霞,常常为她的清纯和气质叹服,课间十分钟,几个女同学聚在一起,围着课桌看林青霞的照片,边看边说,有时会尖叫着,笑倒一片。

我从此看到我性格里的另一面,温暖的,通俗的,它是属于“人”的那一面,在1988年的夏天,正一点点地呈现出来。我想我是长大了,梳着麻花辫,穿着布衣裙。那时我还戴着眼镜,很笨重的学生镜,架在鼻梁上,一不小心就会滑落下来。

我从来不是个活泼的女生,枯燥,寡言,可是没有人知

我从来不是个活泼的女生,枯燥,寡言,可是没有人知道在这张像被雨水淋湿的茫然呆滞的面孔下,曾有着多么敏感、耽于幻想的心。